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五

陪臣部一

有詞一

聲子宋大夫於晉為國通晉事魯襄公二十六年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

語問晉故焉故事曰子木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木名皆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之殄瘁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

善也不經不奇訟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無不饜足所謂加

也膳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節也有禮無敗今楚之汭汭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下之以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

析公奔魯在之十晉人真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公六年晉栾書救鄭與楚

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析公之為也雍

子之父元譖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奔晉晉人

與之鄙鄙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在成十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命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簡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

年楚失東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臣見楚不

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

使得取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

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

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事見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樂范易行

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樂佐之易行謂間易中行二郤必克

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二郤至佐楚軍令此三人分吾

乃四萃於其左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替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子木曰吳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年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寔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君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

復以得反子年向戌宋大夫如晉請再者侯之兵魯襄公二十七年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朝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

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勝楚君若

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

游吉鄭大夫鄭伯使游吉如楚魯襄公二十八年及漢楚人還之曰宋

之盟君實親辱君謂令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

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吉即游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飢荒之難故不得自朝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

送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

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其後鄭

伯如晉魯昭公二十二年子六叔相謂相儀見欬范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娶不恤

其締娶寡婦也織者常苦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

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

吾子其早圖之詩曰聶之罄矣惟壘之耻壘大器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罄盡

則壘為無餘故耻也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欬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其後葬晉頃公魯昭公三十年游吉弔且送

葬魏欬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在襄十五年

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乎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敬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

所助執紼矣紼挽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不得如先王禮教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

其情也底致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蹶由吳子弟也楚子以諸侯東夷伐吳魯昭公五年遠射以繁揚之

師會於夏汭子會楚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

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之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岸江也

尾楚子以驛至於羅汭駟傳也吳子使蹶由犒師犒楚人執之

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

於敵邑卜之以守龜曰余堅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

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滋敵邑休息休息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羸君

早修完完器也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

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漢之兆其報在邲邲城漢戰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

楚意乃弗殺

遠啓疆楚大宰楚子成章華之臺魯昭公七年願與諸侯落之官室

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宮城內 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

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

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城二

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比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存相授於今四矣四王共康夾教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

悼心失圖在喪喪次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今君大喪多不暇

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足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後以致君之嘉

惠是寡君既受既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未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

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伐之期

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既請問二公如楚

子服惠伯魯大夫季孫在晉為晉所執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

之語魯昭公十三年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之故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親親與大

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主二道

不合得去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為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

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鄉稱若猶有罪死可命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

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

見遣不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能

欲私去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

曾君蓋襄二十一年生叔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獲

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言平子懼先歸惠

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晏嬰齊大夫聘吳吳王問曰君子之行何如對曰君順懷之政  
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  
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嬰又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  
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  
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  
以困之王曰善晏子王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變當世之得失  
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為之  
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  
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物固有之王不見夫江南  
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也夫人處齊

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俗  
然乎王又何怪乎

祝佗衛大夫劉文公會諸侯伐楚魯定公四年將會衛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噴有煩言莫之治也責至也

爭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即子魚辭曰臣展四體

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徼大罪也且夫

祝社稷之常隸也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行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祝奉以

從奉社於事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師從三千五卿行

旅從五百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

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先也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

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於周為睦也睦親厚

德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

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六族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師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便六族就是使之職

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彛器官司百

器常用器囚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命以伯禽伯禽

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在魯城內分康叔

康叔衛康叔衛以大路少皞績篋旃旌少皞雜帛也績篋大赤取染草名也通昂為旃羽為旌

大呂名鍾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畛

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圍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界也武父衛北界圍田鄭數名取於

有閭之士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

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風其俗開分唐叔唐叔晉以大路密

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鞶甲沽先名鍾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

為九族職官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民也夏虛

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近我而塞不與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甚毒也周公攝政

子祿父以王於是手殺管叔而放蔡叔周公討二叔也王命以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

卿士為周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君爾

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君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曾文之昭也文王子與晉武之穆也武王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

衛上霸王以國小大之序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魯申衛

武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莒公也齊齊侯

異姓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畧道而不正其

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定公十年邠宰侯犯以邠叛武叔懿子園

邠弗克是年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武叔聘于齊謝致齊侯享

之曰子叔孫若使侯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敵邑際故

敢助君憂之以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

是以以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

大宰誣陳大夫吳夫差侵陳魯哀公斬祀殺厲神祀位有屋樹

陳以魯衰師還出竟誣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盡

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

名也夫差吳子

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

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二毛髮班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欲微諷之故其言似若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謂

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敵邑之罪人矜而赦之師於有無名乎又微勸

意吳楚僭號稱王

子服景伯魯大夫魯哀公七年會吳于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

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有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吳王百牢不亦

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敕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數也

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

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捨棄也疾

乃與之其後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十三年吳人

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師侯牧以

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而見於伯伯諸侯也自王以

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

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

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

立後於魯矣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

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

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

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孔子弟子哀公七年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

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

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

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効吳俗

言其權時制直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鄩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繒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

盟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尋重也寒歆也乃不尋盟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陳成

子館客。使景伯子貢就館曰寡君使常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

與齊同好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左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糕媚杏以南書社五百。社二十五家為一吳人加敵邑

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

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

王孫荀吳大夫吳王夫差會諸侯於潢池魯哀公十三年既退乃使王

孫荀告勞于周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供承王事吾先君

闔廬不賁不忍賁被甲帶劍挺鉞播鐸播振以與楚昭王毒逐

於中原相舉相舉戰在魯四年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

績今齊侯任不鑿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又不供承

王命夫差不賁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播鐸齊別汶伐博都莒莒

相望於艾陵莒莒兩器也相望言不避暑艾陵之戰在傳曰五月克傳至嬴天舍其衷齊師

還言敗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敢使荀告於下執

事周王吞曰昔周室逆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周王周景王子

篡立敵王出奔民成周余心豈忘憂卹不為下王之不康靖不

之民助子朝者

憂四方乃今伯父曰戮力同得戮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憂王室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良人諸良人皆善之獻

惠王惠王亦善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可行也翟煎曰

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煎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將與諱

後亦應之此其與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

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蘇秦在燕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賁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

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

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

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

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云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魯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魯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而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佯僵而棄酒也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復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張儀在秦秦使使約復興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其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

於新尚焉何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  
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  
上庸之地六縣賄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  
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  
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過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  
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  
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六

陪臣部一十六

公正 死節

公正

古之君子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者何嘗不  
以尊主庇民為心廉時利物為務雖復參家陪之列仕諸侯之  
國而能秉心忠義臨事感慨規政教之失盡獻替之道竭節於  
公室馳聲於隣境風軌可尚蓋莫勝紀至有忘身殞命義存君  
親扶危持顛志厲金石此皆特立不回之士疾惡如讐之人苟  
能明哲保身進退以禮斯可謂全德者矣詩之司直豈過是乎  
石碯晉大夫也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

石碯子厚問足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石子曰王覲為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

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

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國小已老自讓以委陳使因其往就

圖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涖殺

州吁于濮碯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卜偃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二年卜偃公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

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能大明則民服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

仲言于僖公請于晉而免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

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士季晉大夫會也魯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在秦三年不

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

得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非子雍之非非義之也將何見

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直諫具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季文子魯大夫文公十六年莒太子僕弑其君紀公以其寶玉

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卻斂子名至晉大夫也靡笄之役魯成公二年韓斂子將斬人斂子

馳將赦之至則既斬之矣卻斂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赦之

手卻歎子曰敢不分謗乎言卻與韓子分謗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

三卻公曰然卻氏聞之卻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

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名君實有臣而殺之其

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得安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

焉傳言卻至無反心

子臧曹公子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侯以曹伯殺太子而自立執

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辟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

三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宣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

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

是氓曹也氓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

列諸侯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成曹伯在列盟畢乃執曹人以為無罪君

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

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不出

范文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惧而思德若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

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舒憂舒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也

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冀之後先軫不反命死於秋也在僖二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又奔走不

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

楚又亦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函戰也有故函數也秦狄齊楚皆

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

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

乎及楚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負無常命惟德是與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

宗祈死祝宗主祭祝祈禱也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

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魏絳晉司馬也魯襄公三年夏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鷄澤晉侯

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

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

將伏劍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

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

匠慶為大匠魯襄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襯親身棺

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

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滿園東門之外滿

場園名季文子匠慶請木為定姒季孫曰畧不以道畧匠慶用蒲

樹檟欲自為櫬

圃之擯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

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子罕為宋司城魯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

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以貫其頭若械之

在手故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

敵曰楛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

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從我言我

門女亦當以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

向戌宋大夫也魯襄十年晉侯會諸侯於柤晉士匄請伐偏陽

以封戌五月甲午遂滅偏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

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眈如之言見賜之

君專賜臣是臣以諸侯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

公

晏嬰為齊卿齊會樂高氏皆嗜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

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

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旗

攻之故驅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良則皆

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

公自遂伐虎門欲入公不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四

族召之無所往四族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助

樂高手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

後入。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

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

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

曰楚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過王子弱

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魯昭公八年楚灵王滅陳灵王即王子圍也

使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

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

必致死礼以息楚國息寧靜也

魯公治季氏屬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

取卞取卞邑使公治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

將叛臣率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命季氏及

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

我言我言叛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手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

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冕以卿服也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坤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阻勸公歸五月公

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

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

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叔孫豹魯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

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之尋弭兵而魯伐莒潰齊盟慢

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欲求貨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弗與梁其跽曰貨以

藩身子何愛焉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

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sub>之</sub>有墻以蔽惡

也喻已為國衛墻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尽故裂叔孫歸號會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天謂曾阜曾阜叔曰

旦及日中吾之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

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後一旦於

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思言譬如商賈求羸利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

孫猶屋有柱

芋尹無字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灵王即位初楚子之為令

尹為王旌以田祈羽為旌王芋尹無字断之曰一國兩君其誰

堪之其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無字之闔

入焉有罪亡入無字執之有司弗與王有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笑執而謁諸王執無王將飲酒過其無字辞曰天子經畧營

天下畧有四諸侯正封封疆有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

海曰經畧食土之毛誰分君臣毛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食土之毛誰分君臣毛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

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春馬曰圉以春牛曰牧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人周文王之法曰

有亡莧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

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

陪臺也將言皆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人致死焉欲

討致死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

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

杜洩叔魯孫宰氏也昭公四年冬叔孫豹卒五年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一季氏盡征之叔孫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

僖閱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

痛叔孫之見誣

叔向晉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鄙

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

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景伯

敵罪邢侯敵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

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

也亂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

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謂國有大問已所吞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未薄也減

正言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賂也謂言

無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

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歸也

奮揚為楚城父司馬魯昭公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太

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

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念奢切言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知

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女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

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叔孫婁魯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邾師過武城魯遂取邾師獲

鉏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

與邾大夫坐曲直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理在

卿得會伯子男故邾又夷也邾新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曰子在

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示欲以士弥牟謂韓宣子弥牟士曰子服良圖而以叔孫與其

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

無故歸將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子服回叔孫士伯

聽其辭而懇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

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也待命

至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之別曰范鞅子求貨於叔孫

使請冠焉以求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

以與之為若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見我

不解其意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

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叔孫所館者

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子家子魯大夫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

夫不受賜子家子獲琥琥玉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

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成子

叔孫

子 姑之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於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朝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

以出時羈子家子名羈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命託辭以詎叔

孫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朱昭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亦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

也使不敢告不敢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

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者則君知其出也居昭而

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

墮反出奔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

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

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

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

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

令自刎而死

仲由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

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釁夏魯宗人也宗人禮官也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

將以為大夫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

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聚於薛武公教也 孝惠

聚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末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 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

惡之惡公

翟黃魏大夫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

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

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也

其臣直何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昭翟

黃入拜為上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矣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

輕于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

平民富而府庫實

死節

古之事上者固有殺身以成仁刎頸以見志蓋捨生取義輕鴻  
毛於一命以身殉節貫白日於丹赤若乃春秋之世諸侯專政  
其有屬衰弱之在運逢艱虞之間作或奔走以殉死或周旋以  
從事秉志誓心無所更易捐軀殞首罔思畏避至於隣兵載交  
強戰相窘於是英勇感慨忠憤特立聞金鼓而自奮塗肝腦而  
不奪復有上失其道政出多門讒慝屢興奸詐萌起禮罔由節  
言以賈禍靡敢胥怨自求死所者亦不失為臣之義也並用著  
之于篇

欒共子晉大夫也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

也哀侯晉昭侯孫鄂侯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強盛昭侯微弱後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昭侯之子孝侯于翼更為翼侯桓叔之子嚴伯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公三年曲沃武公

伐翼殺哀侯而無之魯嚴十六年王使魏公命武  
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  
止栾共子曰

荀無死

栾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栾賓傳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

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之政  
於天子者辭曰臣聞之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  
三君父師也故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食謂祿也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旌也故一事之  
旌類也一事之

一如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在君父為君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

道也  
賜惠也以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  
私利謂不君何以訓矣

無以教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待於曲沃也  
君武公也言君知

臣道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從君而二君焉用臣  
心二遂闔而

死

荀息晉大夫也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及其大

夫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小季少傳教之

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季大傳教之以大季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其色一

敵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敵

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敵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

於荀息故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

矣荀息察言觀色知敵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吞云尔敵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

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且與子慮之荀

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

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

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狐突晉大夫也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重耳期期而

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懷公執狐

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

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二辟罪也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教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乃殺之

先軫晉大夫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也而

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而如生

蕩意諸宋大夫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襄夫

人欲通鮑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

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

伐公鱗鯀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御事初司城

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城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之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其焉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

紓死焉紓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故已在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

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

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

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

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師甸郊甸之師蕩意死之

郤至晉大夫初厲公將殺三郤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

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

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

富富以聚黨利黨以為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眾何罪鈞之死

不君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也

惠伯魯大夫襄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

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

人曰君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也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

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

氏

孔達衛大夫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青衛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

殺以

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

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遂告于

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敵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諸侯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

位襲父祿位

公孫敖魯大夫奔莒生二子敖死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

之聞於國獻子殺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

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鮒一人門于疾丘皆死句鮒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唐荀鄭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石

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

乃內旌於爓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荀謂石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荆蒯芮齊大夫初崔杼殺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至其僕曰君之

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不亦唯乎荆蒯芮曰

善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

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

駢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乱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

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則

僕夫無為死也猶食飲而過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

先生之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

叔孫昭子魯大夫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與幄內曰將安喪而納公昭子謂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兵伏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平子有異志不

復納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而卒耻為平子所欺

仲由字子路卞人衛大夫孔悝納莊公立之初孔圍取太子蒯

瞞之姊生悝孔圍衛文子也孔氏之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於內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太子與之言

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

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

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栾寧問之稱姻妻以告自稱婚遂入適伯姬氏既食

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毅從之介被甲與毅迫孔

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遂刳以登臺栾寧將飲酒矣未

孰聞乱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行

爵食矣奉衛侯輒乘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矣且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

子曰食焉不避其難謂食孔子羔遂出子路入反門公孫敢門

焉守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

難由不然利其祿必取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闕入曰大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大子無勇若

焉

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二子副暗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高昭子名張齊人也齊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乃與鮑牧諸大夫以兵入公室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奔莒惠子遂返殺高昭子

鄆魁壘晉士也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晉政欲使反閉其口死

死

雍門狄齊大夫也初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天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穀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至曰左穀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王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事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穀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穀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車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肥義趙大夫初武靈王傳國于子惠文王又封長子章為代安

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長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恐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使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茲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會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遠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旣而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扈輒趙幽繆王二年秦攻武城輒帥師救之軍敗死之

韓舉韓將也宣惠王八年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地理志云秦山有桑丘縣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七

陪臣部一十七

失禮

奢僭

專恣

失禮

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若乃當春秋之世居大夫之列亡君臣之禮違朝著之位玉幣相聘失行人之辭樽俎交歡愆為賓之序乃至紛亂祀典顛越彛制存諸赴告厥用垂識

公子友為魯大夫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

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原仲陳大夫季友違禮會外夫葬

先軫為晉大夫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獲孟明西乞白乙

文嬴請而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

臧文仲為魯大夫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

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軀之曾孫展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羹宗之誤也或作寗祀戶卒食而祭饁饗羹也時人以為祭火神夫具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炊者也尊瓶乃燔柴

非祭火神燔禮也者猶躰也若人躰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柴似失之神燔禮也者猶躰也

之不當猶不備也

郤克晉大夫欬子也魯成公二年縻筭之役郤欬子伐齊齊侯

來縻筭之役故欬之以得隕命之禮欬致享也欬籩豆教數如服而朝晉也

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晏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克不知孔子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

爭義不爭利也

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下歸履也執政執事整頓也御人曰郤子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笑也

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郤欒為晉大夫魯成公十四年春晉侯使欒于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相佐禮惠苦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周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得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孫林父衛大夫文子也魯襄公七年文子林聘公登亦登禮登

後君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

一等

後君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一等

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也安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也後改也

高厚為齊大夫魯襄公十年春諸侯會吳於柤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高厚高因子

也癸丑月士莊子晉大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先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

伯有為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鷓之賁賁鷓之賁詩邨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鷓鷓之不義取人之於無良我以為此我以為君之趙孟

曰休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菁也此詩刺趙孟故云休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慶封為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春齊使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邨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封慶

不知此詩為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

不亦不知既而齊人未讓慶封奔矣讓魯受孟僖子為魯大夫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

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及楚不能吞效勞孔張為鄭大夫魯昭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

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之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客從而笑之

涉佗成何皆晉大夫也魯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

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者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泣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泣牛耳故請之成

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比縣人將軟涉佗梭衛

侯之手及椀梭齊也血至椀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

信猶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乃叛晉晉

人謂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梭衛侯手故

於是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

奔燕君子曰此之謂乘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蕢尚為魯大夫哀公使人弔蕢尚過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

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宮地為宮衆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

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

多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

妻安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教廬在居無所辱命

渾良夫為衛大夫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成

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衰甸

兩牡衰甸一車卿周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祖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熟故偏袒亦不敬

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 奢僭

傷民力而干邦憲者其奢僭之謂乎故古者聖賢之所譏切者

在方策昭昭可見矣當周室微弱諸侯力政乃有家陪之列因

緣逞欲怙寵寧後早上長傲驕佚以自滿晏安而無懼斯乃犯

義侵禮招損取禍之道也已

管仲字夷吾為齊相富擬於公室孔子曰管仲鏹簋朱紘山節

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濫亦盜竊也鏹簋謂刺而飭之大夫刺為

冕之絃也諸侯為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天子飾以玉朱紘天下

盤謂之栝宮室之飭士首本大夫達梭諸侯斷而斲之天子加

密石馬無畫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

謂之小之儉也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娶三姓女

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然則管仲知禮乎或人

夫無并令管仲家臣倭戠非為儉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不儉便謂為得禮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人

與隣國為好會其敵酌之禮更酬畢則各反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子減鄭子華弟也魯僖公二十四年出奔宋好聚鷓冠鷓鳥名

法以為冠非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使盜誘之八月殺之于陳宋

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

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子減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感

其子減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權寵

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鍼適晉其車千乘言其富也后子

享晉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

自維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一故九畝之義始禮自齋其

終事八反再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

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皆桓禮運云諸侯不敢

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皆桓禮運云諸侯不敢

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皆桓禮運云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

始也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又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享居由強且富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又季孫有喪孔子往弔入

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桓子斯在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

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歛也孔子往庭而趨歷級而上上曰以寶玉收譬

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珮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宋出之其行惡不當以玉歛而反用之肆行

度人又利之必先發掘故曰由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

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死從下吾不欲違禮亦不足人之失禮故歷級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又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謂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

以周公故受王旨禮樂八佾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三家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雍

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享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

取於三家之堂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

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臧文仲魯大夫也居蔡山節藻稅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居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

只有二寸居蔡僭也包四節者揣也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孔子曰何如其知

也孔子非時人之謂智也

趙文子晉大夫也大夫之奏四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名武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来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

慶季之車不亦美乎慶季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

駟秦鄭大夫也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邲之車服於其庭鄭

駟秦鄭大夫也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邲之車服於其庭鄭

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子思子產子國三也詩大雅攸

所也墜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冉秦六歲而免二歲復相

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及免

相國就封邑出閔鞬冠千乘有餘

黃歇楚春申君也考烈王立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

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

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 專恣

昔周道衰微祿去公室諸侯以之擅命陪臣繇是專恣行私惠

以收民心用宗黨以參邦政峻殺戮以圖畏已濫爵賞以務悅

人動靡顧於典刑言但肆於威服其甚者取美價受饋錦外交

鄰邦內易先嗣徒俾忠臣觀之而扼腕賢者覽心故先聖

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欲使姦臣賊子聞之而惧焉

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此誠百王之攸戒也

公子豫魯大夫也隱公元年十月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虢西虢國也私農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私請豫請往

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平翼翼邾地

蔡仲鄭大夫也魯桓公十五年春蔡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

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執親其母曰人  
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去遂

告蔡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感之以告蔡仲殺雍

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尸故載其尸

共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公子溺魯大夫莊公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而行故去公子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魯莊公三十年夏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

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鬪廉也足秋申公鬪班殺子元申楚縣也

楚僭號縣尸皆稱公

魏犇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

負羈氏

公子商人齊桓公子也魯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

也而多驟士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趙盾晉正卿任國政二年而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以國多

難欲立宣公弟雍雍時在秦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

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

襲誅之乃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

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田襄子齊大夫既相齊宣公三年晉殺知伯宣公之三分其地

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曰以有齊

國

先穀晉大夫也魯宣公十二年晉師圍鄭晉師救鄭及河聞鄭與楚平荀林父欲還彘子曰不可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夫非大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不能戒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也濟彘子所師

臧宣叔魯大夫也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

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許請云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以自歸父悞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

門氏襄仲之東門故曰東門氏

季文子魯大夫襄公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以自為襯與頌琴古雅琴皆欲以送終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

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於穆姜成公母齊姜成

公婦

季武子為魯上卿哀公十一年春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

三軍魯必重故憂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

氏將後變之乃盟諸僖闕僖宮詛諸邊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

言利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

乘壞其車乘分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季孫宿

師帥救郕遂入郕宿武子名遂繼事也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

也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治問

季問公起居公治璽書追而與之璽印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卞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武子欲得卞而欺我公謂公治

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武子疏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

冕服冕以卿服玄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式微詩鄆風日式微式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還其

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而終入焉不入季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

使季氏葬我趙簡子問史墨史墨晉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

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

公卒東門遂東門遂衰仲也居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

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器車服

崔杼齊大夫魯襄公十九年崔杼殺高厚於酒藍以蕪其室藍

地齊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又魯襄公二十五年晉侯使

魏舒宛沒迎衛侯獻二公以十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

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晉

子孔鄭大夫魯哀公十九年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國人患之乃

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子

孔當罪以其甲及子單子良氏之甲守以自甲辰子展子西率

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

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

子孔子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士子孔亦相親也僖

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哀八年司徒孔實

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三子如一言同故及於難二

子并子單子良出奔楚子單為右尹子單即鄭人使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

范宣子晉大夫初栾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栾壓范鞅

以其亡也怨栾氏十四年栾壓強逐故與栾盈為公族大夫而

不相能桓子卒栾祁與其老州賓通栾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

幾亡室矣言甚懷子患之祁惧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

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謂宣子不為厲怒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

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

欲死其謀如是惧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宣

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魯襄公二十一年秋栾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皆晉大夫栾盈之黨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

行夫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暮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左師宋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初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費無極楚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楚平王卒楚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及聞吳亂

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

費無極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為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酌之若何酌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酌之曰無及享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吳可以得志子惡取畧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

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

甲兵將害已

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却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馬或

取一秉秆馬編管苦也秉也秆藁也國人拔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炮燒也

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他令終陽子與晉陳及

其子弟皆陳楚大夫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鄔氏費氏自以為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尽信之

矣國將如何令人病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也沈尹

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厩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

讒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宛也中厩尹言令終也戌也感之仁者殺人

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

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五年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二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

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氏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鄔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愆在位無過吳新有君

光新疆場日駭楚國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說以自安也今

子愛說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

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鄔將尽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魏舒晉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成城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僂衛大夫曰

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猷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

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而田于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巨鹿比嫌絕遠疑此田

原壽過周大夫

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 還卒于甯甯縣近齊 范獻子去其柏

田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范獻子伐魏子為政 去其柏擲示貶之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 還

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 仲良懷弗與懷

季氏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 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

不欲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又伯季桓子從父昆

使僭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 已丑盟

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庚寅大誚逐公父歌及秦遄皆奔齊歌

文伯也秦遄手子姑七月秋齊國夏伐我齊叛陽虎御季桓子

公歛處父孟懿子處父孟氏臣將霄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墮毀其君以誘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 苦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不待有司余必杀女虎惧乃還不

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孟季不敢有心

田釐子乞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

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

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於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

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封黨於諸侯乃說景

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

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生子荼一作景公病命其相國

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大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

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大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

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陀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  
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因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  
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欲作  
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  
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  
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  
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田乞謂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素  
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  
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  
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  
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  
家亦為悼公乃使人廷晏孺子於給而殺孺子蔡悼公既立田  
乞為相專齊政

孟孺子洩魯孟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

孟武伯圍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

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

聽共弗許請听命故使惧不歸不敢十五年正月成判

季孫雉魯大夫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遼郚通郚越王

勾踐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惧使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惧

用

大尹宋近官有寵者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

之子得與起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未有力焉於是

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灵不緩

為左師不緩子令樂茂為司城茂子乐朱鉏為大司寇朱鉏

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灵乐因大尹以達六卿因之以自

大尹常不告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君不告国人惡之司城欲去大

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重而無基能弊乎言勢重而無

也敗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於連中連中大尹具空澤

之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于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

都內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筮六子至以甲劫

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

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国人知之司城茂使宣

言于国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

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

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

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

大尹無乃逐我復盟之手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皇非我因子潞子潞門尹得得左

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国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凌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

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别惡其辨令戴

氏皇氏欲伐公公謂乐得曰不可彼以凌公有罪伐我公則甚

氏皇氏欲伐公公謂乐得曰不可彼以凌公有罪伐我公則甚

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大尹施罪于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

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田常齊卿殺簡公乃立簡公弟敖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專

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

田常既殺簡

公惧諸侯共謀已乃尽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

越之使脩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

趙簡晉卿也晉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

子奔邾邾二十一年簡子救邾邾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

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邾邾柏人范中行余邑

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于諸侯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

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魏冉秦宣太后異父弟封穰侯同公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

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

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

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禮而逐武王魏昭王諸兄弟

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八

陪臣部 一十八

交爭 變詐 賊害

交爭

春秋之世陪臣執國命疆公室寄任亦多儀制猶簡或奉干戈之後或脩朝會之儀而乃進退由心輕重在已始於放肆卒以交爭起讐專戮生於此矣

公孫闕鄭大夫魯隱公十五年五月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大宮鄭祖廟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而走輶車也子都挾

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七月鄭伯傳

于許傳于許城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螯弧旗名子都自下

射之顛

樂轡宋大夫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

子傷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傷樂轡也張弓以貫平公見之曰

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逐之華弱奔魯

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子罕善

之如初言子罕蚤見辱一

子朱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城脩儀

歲之叔向命召行人子圓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也言

次當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于朝黜

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

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惧卑臣不心兢而力爭

謂二子不心兢為忠而抗劔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

戌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

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

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皆言王子及穿封戌上其

乎曰夫子為王子為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入下其手曰此子為

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公孫黑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疾使公孫黑如楚黑子

哲辭曰楚鄭方惡而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為行人

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禘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舒舒解也子哲又與子南爭聘徐吾犯之妹

及適子南氏子哲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

之執而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衝交也

士弥牟晉大夫魯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成城周孟懿子會成城周庚寅裁裁設也宋仲幾不

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郟小邦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

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固曰從舊薛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

為宋役夏禹掌車奚仲遷于邳邳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之後若

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也承奉仲幾曰三伐各異物薛

焉得有旧言居周世不得以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弥牟曰晉之

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

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士伯怒謂韓簡子

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証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

而抑我以神証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能過分則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

樂溷宋大夫魯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

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曰吾猶哀經

而子擊鍾何也忘其不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

告人曰已哀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明已子明聞之怒言於公

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不肯適晉將作乱也不然無疾乃

逐桐門右師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

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於是嚴遂惧誅亡去

變詐

古者諸侯各奠方國必有命卿至于大夫以輔其政洎晚周微

弱五霸迭起以機先而為勝由權變以取威繇是仁義廢而變

詐具矣則有屈已而就事違道而功欺剖地之言反好用之物

定君於詭詐之際還兵于倉卒之間蓋亦方出一時智通群萃  
施之變亂庶可嘉然与夫皇王之道斯為遠矣礼所謂用人之  
智去其詐良有以乎

叔孫僑如魯大夫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成公孟獻子

十六年冬十月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齊声孟

子通僑如声孟子齊灵父母宋女使立於高国之間二位卿僑如曰不可以

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僑傳亦終言如之佞

胥梁帶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

齊烏余以廩丘奔晉烏余齊大夫也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也襲衛羊角取之今廩

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兩故水竇

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申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又取邑於宋

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余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

言有權謀也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諸侯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余具車徒以受封烏余以地來故詐許

討烏余以其眾出封也出受也使諸侯為効烏余之封者効致也使齊魯宋為若致

邑封鳥而遂執之皆獲其徒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

以睦子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

韓起晉大夫魯昭公三年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

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

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遠起疆楚大夫魯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子享公于新臺章

臺也使長驪者相驪鬃也欲好以大屈晏好之賜大屈弓兵既而侮之遠

起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

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慎守

宝矣敢不賀乎公惧乃反之言楚灵不信所以不終

冉猛魯人定公八年正月公侵齊門於揚州師退冉猛為傷足

而先婦欲先其兄會乃呼曰孟也殿呼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

無軍政二月公侵齊魯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後師走往助之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

子服景伯魯大夫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秋血先

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乃先晉

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

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於六

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戶牖戶牖陳番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太宰嚭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戢焉

有戢於自襄以來未之有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時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事恐之

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謂惡名不如歸

之乃歸景伯智伯晉卿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

駟弘請救于奔顯弘奔陳成子帥師救鄭智伯聞之乃還使謂

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狄

罪蓋智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喪焉喪善謂大夫其恤

陳乎若利本之顛淫何有焉言陳滅於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智伯其能久乎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生子

荼一作鬻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

卒兩相高国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阼子陽

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歆立孺子孺子既立

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乱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

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子惠子奔

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

奔匿田乞家田乞請大夫曰常之母有魚叔之祭幸而來會飲

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奔

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鮑牧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

立陽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

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

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景孺子

於紹而殺孺子荼

張儀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

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听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楚重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于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楚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綬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秦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於以武關

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  
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  
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  
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  
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  
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  
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  
王曰人臣各為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  
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迂江南毋為秦所魚  
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樓緩趙大夫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  
於趙而謀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  
與不孰吉樓緩辭讓曰非人臣所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樓緩曰王亦聞公父文伯乎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之為  
自殺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烏有子死不  
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  
死者二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為賢  
母也從婦人言之為妬婦故言之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今新  
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  
言告之虞卿曰此飭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倦而

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可遺  
余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為之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秦  
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進也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今秦來  
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  
秦不復攻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者三晉之交於  
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  
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閔通弊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  
王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王以樓緩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  
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雖割何益來年復攻之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攻盡之  
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歲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不至歲  
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罪秦是我失  
之於天下而取償之於秦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  
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城王將  
與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費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  
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  
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逾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  
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求無已而王之城有盡以有盡之

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飭說也王必勿與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也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天下皆悅何也我將因強而乘  
弱今趙兵困於秦故不如亟割城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  
然天下將困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王之不暇何秦  
之敢圖願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復入見王曰危矣  
樓緩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心哉是亦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與者非固勿  
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以五城賂齊齊秦深讎也得王五城  
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又不待辭而畢矣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  
發聲兵未闕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  
聞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器以先於王是一舉而結三国之  
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还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而去也

### 賊害

古人有言曰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又曰堆生於岸水必揣之斯  
固達者因事而立喻也若乃利害相形曲直異稟當其勝會爰  
起狼心乃有取其善而害其人惧其逼而奪其位茲乃賢愚之  
共弊古今之深戒者在昔曾陪繼世名位迭居苟以一時之  
忿或至勦類之慘始因私怨構其事端終為深禍危乎邦本斯  
則猜賊者之議得讒毀者之計行故受枉被誅莫不由是徵諸

前使可覆視也比其事類以存戒焉

狐射姑晉大夫也晉侯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

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君明

漏言殺之當坐也易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箕鄭父晉大夫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上登之於而使

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先曰克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

孤偃趙哀有先克奪蒯田于革陰七年晉遇秦師于革陰以軍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孔寧儀行父皆陳卿也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乘其

相服以戲于朝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効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屠岸賈晉大夫也屠岸賈欲殺趙朔賈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

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賤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

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

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徒妄誅妄誅謂之亂賊有大事而君

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

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納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

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各皆滅其族

卻騎卻隼卻至皆晉大夫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栾弗忌

栾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初伯宗每

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子尾齊大夫也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楊州魯也我問

故師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倭

灑消竈孔廴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

季平子魯大夫也平子伐莒取郟鄭言郟始用人子毫社以

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佻也言佻之謂甚矣明德君子必受民

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生

駟歛鄭大夫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鄭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

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

其邪可也加猶益也弃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

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赤管筆女史計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

錄竿旄詩者取其忠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來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弃

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

人思之不伐其對羨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民乎子

然無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哀弱

陳逆齊大夫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之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主也闞之子

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諸御

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不擇焉擇用人弗聽子我夕事夕視

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而入至執逆陳氏方睦欲謀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白公勝楚太子建之子也太子建之遇謀也自城父奔宋又辟

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昔人使謀於子木請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嘗於其私邑邑人許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木子

其子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

乎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方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使為藩葉公曰周人之謂信也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吾

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謀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必悔之復從為之使處吳境為

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親復

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年此子西勝自厲劍子期之子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邠余翼而長之以鳥楚國弟

用土之次第我死令伊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任也得死

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悅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

與二卿士二卿子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

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從作亂宜承之以劍不動杖劍指勝

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謁者去之吳人伐鄭白

公敗之

汝陰慎縣也

請以戰備獻

吳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此作亂

許之遂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劔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慙於葉公

大宰嚭吳大夫也嚭既子胥有隙因諛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

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

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

齊子胥專復強諫沮

自呂切

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

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

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

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

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

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

鏤子切

之劍曰子以此死

伍子胥仰天歎曰嗟呼諂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謀我我今若父

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舍人曰必封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

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五也乃自頸死

趙鞅晉大夫簡子也竇明犢彘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

之志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

須賈為魏中大夫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之留數月未得報

齊襄王聞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

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

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  
睢折脅搯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  
繆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  
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齊魏醉曰可笑范睢得出  
趙襄子晉大夫也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  
登夏屋山在廣武請大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  
令宰人各壹作雅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具兵平代地其姊聞  
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  
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九

陪臣部

構患

夫內懷隱慝專樂禍罔念乎紓難姑務於構怨苟利於已貽患  
於國斯蓋臣之不令而人之無良者歟春秋之世施及六國諸  
侯力政征伐自出乃有參家陪之列總兵賦之職預公族之齒  
居嬖御之昵不念乎令德之訓徇於公家之利怙亂以肆志與  
戎而致擾因私憾而忘本恃外援而傾宗以至干戈日尋禍釁  
交作燎原之勢暴起發天之悔莫追其有稔積之自貽夷滅之  
是夕名在國策為世大戮不為不幸也

華元宋大夫也魯桓公二年春華元帥師及鄭公子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

昔之羊子為政疇音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石制鄭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役也趙制石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臣也子服制

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乱者謂是類也言時人之言利詩曰乱離

瘼矣愛其適歸詩小雅雅雅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乱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于怙乱者也

先穀晉大夫魯宣公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必

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宣伯魯大夫叔孫僑也成公十六年公出於壞隤壞隤魯邑

非如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于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以取其室季

子孟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敬備申勅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戰期後晉楚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宣伯未服

使告卻犖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犖將新軍且

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訶公于晉侯

訶譖也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

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

于督陽不敢過鄭督陽鄭東也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

孫僑如弟也僑如於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須所逆音師至乃

是遂作乱豹因奔齊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言具宣伯使

告卻犖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栾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

告卻犖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栾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

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孟獻子

特番守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召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

叔声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

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

若去蔑於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通仇讐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

屬齊楚則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長隸也隸賤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也承奉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栾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

或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說慝而弃忠良若請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無私受卻謀國家不二謂四日不食

圖具身不忘其君辭色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冬十月出叔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

盟以僑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危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

如為成殺偃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声伯使豹請逆於晉

與謀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間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

二耳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晉童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晉

厲公侈多外辟外辟愛幸夫人反自鄆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

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卻氏童晉克之子宣八年而嬖於厲公卻

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隼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梏械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既僑亦嬖於厲公栾書怨卻

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茂公告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因公子茂以歸以東

師之未至也齊魯衛與東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孫周襄公魯孫悼公居楚王公告栾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

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子問君曷嘗使諸周而察嘗試

卻至聘于周栾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也覘伺遂怨卻至厲

公田與婦人相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卻至

奉承與公寺人孟張奪之卷寺人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期

余季子卻至公反以屬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偏不偏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公曰然卻氏聞之卻

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判

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怨

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卻至壬午胥童

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八百長魚僑請無用衆公使清沸

魍助之沸魍亦抽戈結社社棠而偽訟者偽與清沸三卻將謀

於榭榭講矯以戈殺駒伯苦成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也駒伯卻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命而本意卻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

也或曰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童以甲

當為威

叔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

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將忍君謂書臣聞亂在外為姦在

內曰為執姦姦以德德綏御執以刑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德

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不立姦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

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

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重叔而執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

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重為

卿公游于匠麇氏匠麇嬖大夫家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為召士句辭辭不

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偃之說吾能違兵畜養

去也韓厥少為趙所待養具孟姬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

兵亦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明孟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

用厥也尸主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晉重以其却民不欲

卻氏晉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

無罪書偃以家怨害晉童而晉童受國討又明卻氏夫民晉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子駟鄭公子也魯襄公八年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

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未救子孔穆公

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

不可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卜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也滋益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

乎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

之信也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故楚欲以鄭為鄙不可

從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

鄭四軍謂上中下新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

之間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匪徒也行邁謀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乃

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

而師徒以討乱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献于刑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称兵于蔡

称舉焚我郊保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馮迫敝邑之衆夫婦男

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民

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不知所庇民知

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一介独行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年晉

子孔鄭公子也魯襄公十八年冬楚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于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今楚

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礼不能成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

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

北有汾丘城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北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完守入保完城郭子孔不敢會

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犍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

于旂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山城以為進退為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晉靡猷于雍梁晉靡猷于東梁皆鄭邑河右回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水故言涉之有甚雨及之楚師

多凍役徒幾盡

析公楚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使於晉還如楚

謂楚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乱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真諸戎車

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声以夜軍之鈞同其声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霄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軍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述六

年晉乘書救鄭於楚師過於繞角楚師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楚大夫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

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在城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木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年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

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判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投令尹子辛

子靈楚大夫也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子及雍

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

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

苗賁皇楚大夫也楚莊王時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人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

井夷竄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竄以為陳栾范易行以誘之栾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

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卻

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

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

燔為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春慶封來聘初崔杼生成及

強而寡解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先

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

成請老于崔濟南東陽朝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強怒將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

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

嫫嫫慶封屬大夫封盧蒲嫫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

彼實家乱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氏敗他

日又告復成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姜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

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福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是一

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堦其宮而

守之堦短短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

盡俘其家其妻縊真東娶復命於崔杼且御而歸之嫫為崔至

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冢以藏之卒已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當國二十八年慶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

辟崔氏故及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辯姓子不辟宗何也辯別也別姓而

盧蒲氏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

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癸言王何而反之

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鷄卿大夫饗人竊更之以鷺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已其泪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

子雅子尾怨二子皆慶封告盧蒲嫫以二子盧蒲嫫曰譬之如

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慶封心乱陳無宇濟水而成舟發

梁成傷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

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

妻慶女癸告之慶舍欲殺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子夫

謂慶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臨祭盧蒲

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慶

集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王何執寢父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

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

也而飲酒且優觀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栗高陳鮑之徒介

慶氏之甲栗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桶擊扉三桶椽也扉門闔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去左肩猶援廟桶動於

毫毫屋棟以俎壺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集公懼鮑

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俱慶封歸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門弗克还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

伯有鄭大夫良霄也魯襄公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初伯有嗜酒

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

伯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公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既而朝

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也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裝謀子

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

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三

同出有伯有孤持人謂子產就直助強時謂子皙子產曰豈謂

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強直難乃不生言

強直則可弭難今三家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歛伯有

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

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

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丑子石入子石皆受盟于子皙氏乙

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梁師之

城伯有聞鄭人之盟巳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巳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因馬師頡介於襄庫

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帶率國人以伐之馬帶子西之子皆召

子產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奇故伯

有死於羊肆羊肆子產祔之枕之服而哭之歎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葬諸斗城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

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歛葬伯於是游吉如晉

還聞難不入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于河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巳巳復歸游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

也既出位絕非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羽頡出奔晉

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遠

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

不可宋盟終子皮以公子孫鉏馬師鉏子罕之

乘施齊大夫魯昭公十年乘施來奔齊惠乘高施彊於陳鮑氏

而惡之鮑陳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桓子受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

矣使視二子二子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聞我

受甲則彼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栾高氏子

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自欲以公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

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栾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

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則歸乎曰君伐

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釵率吉請斬三尺焉

而用之王黑齊大夫灵姑釵旗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栾高

敗之敗諸莊莊六國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栾施高彊

來奔高彊不書陳鮑分其室

叔仲子魯大夫昭十六年季平子立而不立于南蒯南蒯南遺之

宰邑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室季氏子更

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

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

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及平伐莒克之更

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

僧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礼也言昭子受三命平子曰然故

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

禍在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乱討若不廢君命則固有

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季

孫惧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

而遂從公如晉憖子南蒯惧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还及衛聞

乱逃介而先介副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

乱逃介而先介副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

叛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憂患湫愁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君圖

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微言今有此人南崩枚筮之不指其事况卜

吉遇坤三三坤上坤之北三三坤下坎上比坤六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常學此矣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坎實故強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

和以率真信也水而土安平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飭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不得其

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德生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率事以信

為共率猶共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

封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飭乎夫易猶此卦問其

何事欲令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及備吉可如筮

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將造費飲鄉人酒南崩自其鄉家還造費鄉

人或歆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崩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祠杞也從

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猶

親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平子欲使昭子逐叔

仲小欲以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

觀從楚人也魯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初楚子之

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在襄十三年及即位奪遂居田

居掩之族言遂許而質許圍許許在九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有

遠氏所以怨迂許而質許圍許許在九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

王行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王奪鬲常龜中鬲

乾谿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常龜子郊蔓成然故事

蔡公疾有當辟之命蔡公弃疾也故猶舊也常龜以弃疾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

園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

過作乱常壽過申園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起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曰今不

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楚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干

子皙二子皆吳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言蔡公強與之盟

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

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已觀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將以師助

二蔡人聚將執之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謂賊

子干子皙也言蔡公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

所濟言若能為夫王死亡則可違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

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違而可言不可違上衆曰與之乃奉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成二子子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

蔡而楚公子比干公子黑肱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師

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園以入楚及郊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

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蔡公使須務羊與使狎先

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羊史狎楚大夫蔡公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弃

有且魚陂

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置叛

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剝鼻剝截師及訾梁而潰梁而衆散

公子鐸莒群公子也魯昭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

感郊公著兵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與侯莒大夫茲夫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鐸亦群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尔殺意恢我

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

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俎送之有

賂公莒賂齊以田

費無極為楚大夫朝吳之在蔡也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

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

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吾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齊豹衛大夫魯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絜初衛公孟絜

狎齊豹公孟絜公兄也各豹各惡之奪之司寇與郵郵豹有役則

取之絜足不良故可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真子

公子朝通於襄大夫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

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為驂乘焉

為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

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

公孟親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

終竟

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衛壽下邑公孟有事

於孟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即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馬齊豹之家

使祝龜寘戈於車新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

於新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其闕中闕曲中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齊氏之宰渠子

召北宮氏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

公子城宋平公子也魯昭二十年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定出奔

陳與居爭而出宋華向之乱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

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郟甲小邾穆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

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子縣西北有閭亭敗于城子

城造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據其邑故初華費遂

生華疆華多僚華登疆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疆相惡

乃譖諸公曰疆將納亡人亡人華亥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

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

若愛司馬則如亡言楚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逃死

以勿慮其遠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使遂疆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謀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

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遂華手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賜張司尤之張司

臣尤恠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疆宜僚

賜之厚

盡以告告欲因田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亡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

殺多僚任翩亦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豈

愆華控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

六月庚午宋城舊鄆故城也十一日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季孫魯卿也昭公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

命為季孫欲惡諸晉增叔孫在已上位使有司以齊鮑歸費之

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禮各如其士鞅怒曰鮑國之位

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

加四年焉為十一年言魯不能以

季公若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春初季公鳥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

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害即公若也展及季如與饗

人檀通季如公鳥妻鮑文而惧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湫之妻

秦湫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秩余又訐於公甫公甫

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却我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公之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官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矣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

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

之鷄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季氏介其鷄禱脊子播其羽也或日

季平子郈昭伯二季氏介其鷄禱脊子播其羽也或日

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郈氏寢郈氏室且讓之

讓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諶於臧

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

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

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猷方於公為為公

昭公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

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之亦無命也無獨言執之無勅命無勅命之俱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公果

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

懿伯于家羈莊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

也不可為也舍氏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

也公退之退使辭曰臣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受

洩命之罪故叔孫昭子如闕闕魯公居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

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沂

待罪池大沂水出蓋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

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為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衆怒不可蓄也

季氏蓄而弗治將蘊蘊積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

求叛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孫懿子懿子

何叔孫氏之司馬驂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駸矣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圖也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九蓋或云遂遂之徒孟

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郟昭伯

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

而出君止使君非君本意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

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辨光君旦奔次于陽州奔侯將唁

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奔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徒于平

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

公書曰公孫于奔次于陽州奔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

則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奔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以待公命待君伐季寡人將帥敬賦

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

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

之立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

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續

從公無通內外續繼不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

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

逐君皆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

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

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造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

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兵伏左師

展告公公使子昭自鑄歸兵辟伏平子有異志不歌復冬十月辛

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欺左師展

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

夷射姑邾大夫也魯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酒辟閻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昏坐以敲昏頭也三年春二

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有臺臨廷閻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

閻曰夷射姑旋馬旋小命執之見其不紫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廢干鑪炭爛遂卒廢墜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紫故

為便房蓋莊公卞急而好繁故及是卞躁

仲梁懷魯大夫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

子季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

弗敬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乎行逐秋陽虎囚季桓

子行輕慢子洩

叔孫成子魯大夫定公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因諫曰不可藐叔孫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臣公南叔孫家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

人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

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使如之公若曰尔欲

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遂呵之事諸遂殺公若侯犯以邠叛不能

副武叔之命故叛叛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

邠弗克叔孫謂邠工師駟赤工使掌工曰邠弗唯叔孫氏之憂

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水楊

詩唐風卒章四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

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

以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駟赤謂侯犯

曰衆言異矣始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

焉何必此言以邠氏以取齊人於邠無齊人欲以此福魯必倍

與子地言非徒得民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

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

偽為侯犯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人駟赤先如

宿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後閉其及郭門止之

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群臣懼死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廷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數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致其薄

趙鞅晉大夫魯定公十三年春齊侯魏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鞅謂邠鄭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

衛人惧貢五百家鞅置之邠鄭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

是以為邠鄭言衛以五百家在邠鄭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不如侵齊而謀之投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惧齊而徒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後欲如是謀而歸之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孟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

囚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謀殺乃使告邯

鄲人曰吾司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

更立五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叛

范皋夷晉大夫魯定公十三年夏六月上軍同焉籍秦圍邯鄲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

夷無寵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荀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於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

文子荀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思襄子魏也孫曼多故五子謀

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為盟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逐之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春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

之賸罕達也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

師許瑕每日迂舍作壘壘成輒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姚子

武子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

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闕止齊大夫魯哀公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于野州初齊簡公

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

一擇人弗聽

皇瑗宋右師也魯哀公十七年冬皇瑗奔晉皇瑗之子麋有友

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

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野

初子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為遣子杞麋曰必立伯也非伯

我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

麋則不公執之麋皇瑗奔晉召之召令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

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瑗為右師言宋京公無常也

孟武伯魯大夫哀公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前言行季康子

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邑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

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土惡郭重

曰何肥也嘗毀其貌季孫曰請飲羸也飲罰也以魯國之密还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知伯晉卿與趙韓魏共政出公出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

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與之請地趙趙不與

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惧乃奔保晉陽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邲將而圍鄭知

伯醉以酒灌擊毋邲毋邲群臣請死之母邲曰君所以置毋邲

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邲簡子不聽

毋邲由此怨知伯

田乞齊大夫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祭乘言

曰子得君大夫皆白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

也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  
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  
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圍晏嬰之子

公孫閱齊大夫始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  
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  
前死則後此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之襄  
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  
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一作三十五  
夫人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  
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  
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

率其徒襲攻臨淄成侯不勝而奔

李園趙人事楚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  
進之甚衆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夫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  
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  
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  
謀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  
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  
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

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亦可得孰與身煊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捨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事無妄之主安可以無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祿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為不立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對曰溫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置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新刊監本田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九

賜瑛而去禮開待放之端越境以亡傳載出奔之跡盖夫五等  
疏爵千乘承家必有部臣用司厥政固宜尽瘁以委質陳力以  
自公競敵其忠各專其霸其或守節不固為聽廢脩當聽任之  
不明忠邪之並進君臣道替上下相疑憂謬構之言惧誅殛之

罪事勢斯窘奔亡是圖其或包藏異謀出成戎首之釁退避時  
難反無討賊之功載之信書甚可醜也

魯隱公元年鄭共叔段出奔

共國今汲郡共縣

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

子之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莊公九年齊人弑襄公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乱

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二年宋南宮長万弑閔公弑大夫仇牧及大宰督立子游

子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

宋莊公子

十六年鄭厲公治與於雍糾之亂者

魯桓公十五年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之糾妻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屬殺公子闕則強鉏二子祭公父

奔蔡魯莊公十四年鄭伯復入殺公子闕則強鉏

共叔段之

定叔出奔衛孫定縕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射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孫皆御顓孫自奔奔魯完顓

三十二年魯莊公疾問後於叔牙莊公弟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般莊公子季友莊母弟故欲立般八月公薨子般

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共仲成慶父

季般陳即季交也閔公元年八月季子來歸

二年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言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

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婦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十二月鄭大夫高克奔陳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聞之使帥

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僖公五年晉欽公使寺人披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

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待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

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風弟顓頊魏

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臣曰季也特孤毛賈佗皆從而獨奔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十四年四月晉人殺丕鄭子丕豹奔秦

十六年鄭殺太子子華子華弟子臧出奔宋

二十七年晉文公盟諸侯於踐土衛侯出奔楚遂遷陳使元垣

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或訖元垣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垣子垣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晉人復衛侯

衛侯先期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舍而殺之元垣出奔晉

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子秦大夫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於東門之外

及滑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辭馬曰吾子淹父於敝邑惟是脯資餼

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矣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文公六年春晉使狐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

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常為趙襄屬大夫故

黨於趙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

簡伯鞫居也賈季奔狄

八月襄公卒太子少太子靈公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使

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孟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偁畏國人以大義來偁也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

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其禍禍將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尽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

章戎取葛莢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偁又弗聽及亡荀伯尽

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八年十二月魯公孫敖穆伯也奔莒初穆伯娶於莒曰戴已生文

伯其娣声已生惠叔

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

戴已卒又聘于莒二人

以声已辨則為襄仲聘焉

襄仲公孫敖後父昆弟

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

請盟

見伐故欲結後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時見之美

莒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而止及時穆伯

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已氏莒女

魯人立文伯

穆伯之子穀也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無朝聽命復而不

出出

不得使子听政事終寢於家

三年而盡室以復遼莒

是冬宋司城蕩意諸奔魯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姨也昭公不礼

焉

昭公適祖母

夫人戴氏之族

華樂王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礼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

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公子黨之孫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

貴之也

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十二年春邾伯卒初邾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復狗

邾也

伯卒太子以夫鍾邾邾來奔

邾邾亦邑

公以諸侯逆之非礼也

非公寵叛

人

十三年邾文公卒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留文

公卒邾人而定公捷留奔晉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

蕭宋附庸仕附庸还升為卿

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

出而待放從故所來故曰遂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不食

汚君之祿避禍速也

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申父子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年戰河曲不肯

薄秦而立胥克

克之子

先卒奔齊

卒甲之屬大夫

二年二月鄭公子歸生伐宗華元帥師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侍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以四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宋城門而見後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既合而未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谷也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偏也高固二家齊政卿公卒而逐之奔衛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至筮遂奔齊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乘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奔外甥襄仲殺之而乃立晉故云失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王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也

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還及筮歸父壇帷復命於介為壇而張帷介副也既復命袒括髮以麻即位哭三踊而出將去使介復命於居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成公二年楚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室家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偃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七年冬衛孫林公出奔齊十四年春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十三年曹宣公卒於師公子負芻守也成公殺太子而自立諸侯

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

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五年諸侯會于戚討曹成公討其殺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

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

十六年宋殺其大夫山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

司馬華為司徒公孫氏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冠鱗朱為少司

牧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為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華元於河上乃反使華喜

公孫帥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

舍於睢上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遂出奔楚

十七年齊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齊欲討國佐故番其子于外

十八年齊殺國佐于宮內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殺子

王湫奔萊

襄公六年宋華弱奔魯華于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

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方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方以楛貫其頰若械之在手故曰楛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逃

之華弱來奔

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八年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

駟子駟先辟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于辟罪也加罪孫擊孫惡

戮以之矣

出奔衛二孫子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從晉侯伐秦至棫林栾黶先還諸軍從之

晉人謂之迂延之役栾鍼曰此役也報樂之敗也役于無功晉

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栾鍼栾黶弟也二位謂敢不耻也與

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栾黶謂士句曰余地不欲往而

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栾黶伏後誣

是年衛孫林父自戚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

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快難作欲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使賊殺

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

左師惧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曰

界余而大璧界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之惡十一月甲

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惧遂奔陳華

必不自安見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子辰子西率國人伐之

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圭媯

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圭媯之班而宋子而相親也二子

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牟子良之室司徒

與

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心言同故其與難故二子子車子良出奔

楚子車為右尹子車即鄭舟

二十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

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二慶陳卿恐黃逼奪其政愬諸楚曰

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也

二十一年正月邾庶其以漆間丘來二邑在高南平湯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显間亭以

邑出為邾是春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賁於句瀆之丘公子

鉏奔魯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

秋晉栾盈出奔楚初栾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栾黶范鞅

以其亡也怨栾氏十四年栾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栾盈為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桓子卒栾祁與其老州賓通栾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幾之母也范氏克後祁姓

亡室矣言甚懷子患之祁惧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

范氏為死桓主而專宣政矣桓主栾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及于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

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

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惧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有此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鄉懷子宣佐

子使城者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盈出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糾邢

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栾氏之黨也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奔魯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

十月魯莊孫紇奔齊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稱公

也子紇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吾為子立之季孫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客為上既飲酒已飲滅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

逆之大夫皆起滅孫不及旅而召公鉏通既畢而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

孟孫惡滅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孫之御騶豐點好翊也

翊孟子之庶子孺曰從吾言必為孟孫孫為孟再三云翊從之孟

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翊請讎滅氏使孟氏與公鉏請季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翊立則季氏信有力於滅氏矣弗應

孟孫卒公鉏奉翊立與戶側戶側喪季孫曰秩焉在公鉏曰翊

在此矣遂立翊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曰滅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滅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

籍除於滅氏辟穿滅也於滅滅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除於東門

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

視其有滅紇斬鹿門之閔以出奔邾魯南城滅孫自邾如防

甲故孫致防而奔齊朱東門

是月晉人克栾盂於曲沃盡殺栾氏之族黨栾魴出奔宋

二十四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十五年

丘纓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鮮虞推而

下之下纓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

也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狹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

一與一誰能惧我言雖道狹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食馬而食駕

而行嬰山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遂奔魯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母卒與甯喜言為反政由甯氏分

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年孫氏遂逐獻公

瓊走從近聞出遂行從近闕出

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鳥餘齊大夫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子鮮衛殺甯喜子鮮曰逐我

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治國且鱣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

晉不鄉衛國坐怨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

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說即總也喪服總纓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月數痛愬

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九月齊崔明奔魯初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偏喪娶東郭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姜弟崔成有

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強怒殺東郭偃棠

無咎崔子怒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攻崔氏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於崔子且御

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諸大墓開先人之遂奔魯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禮食有祭示有所

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士為之誦茅鳥士樂師茅鷓氏亦不知既而亦

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封奔吳

二十九年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窳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窳

子雅放者故高豎以盧叛豎高之子十月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

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魯孫鄰敬仲高溪良敬

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柝晉人

邑致

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鄭伯有也良霄也者酒為密室密室地屋而夜飲

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

壑谷壑谷屋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

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也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是年鄭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頡任晉縣今

屬廣平鄭樂成奔楚遂遠晉羽頡因之與之比

而事趙學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丘故

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竈如西君其母曰弗去懼還還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遠

晉其車千乘

冬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

皙出奔鄭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

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子子干同叔向曰底祿

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詩大雅侮凌也秦楚匹

也使后子與子干高下而坐

四年冬魯叔孫豹卒以饒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

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孫命杜洩杜洩叔孫氏

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

又遷之也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重

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六年二月鄭罕期奔晉鄭馬師氏與子皮馬師氏公孫

也襄三十年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罕期殺罕魈魈子罕期奔晉齊

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問期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

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

罪重則古之制也期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三獲

度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擇位宣子為

子產之敏也使從大夫為之產故使降

夏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太子佐惡之華合

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偽為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

八年七月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棄施也欲并殺孫嬰

梁嬰子八月遂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

車頃公之皆來奔

十二年十月公子慙出奔齊齊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

子季氏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子

費邑宰

更其位也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言

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

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也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亦以例加以三命昭叔仲子欲構二家欲

使相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礼也言昭子受三命平子曰然

故使昭子自貶點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諾也及

此禍在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則故

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史曰詒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

季孫惧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怒謀季氏怒告

公而遂從公而晉愍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

聞亂逃介而先介副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四年春南蒯奔齊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

南蒯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灵不死

請待間而盟問差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

而作遂却南蒯曰群臣不志其若君謂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子何所不

逞欲請送子送使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六在

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

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之人

察人在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

亦唯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春楚太子建奔宋楚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奔於以方城之外叛十九年令大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故遣太子完太子奔宋無極曰奔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何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尚奔長子為棠邑大夫負向弟子曰尔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尔能報尔其勉之伍尚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曹

秋衛奔豹殺公孟縶縶靈公出而死烏北宮氏之宰伐齊氏滅

之公入八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各氏黨

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尚華定

華亥於向寧謀華亥偽有疾誘殺群公子取大子栗與母弟辰

公子弟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為質公子城平公公

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郟甲

小子邾邾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八子之敗子城

子城奔晉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

遂之子黨華向者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奔魯黑肱邾大夫

定公年元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初昭公二十五年孫

于齊子家懿伯從子家叔孫逆公喪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

羈未見得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

公之命託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子

以拒叔叔

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王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

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頤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欺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鄉士夫

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吾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

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則君知其出

也君昭公而未知其人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

者皆自壞墮反出奔

四年冬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初伍

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

詒為吳太宰以謀楚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

章與楚夾漢子常楚令尹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奔

不可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五年九月吳王闔廬弟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

王弓夫槩奔楚為棠谿氏

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群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欲指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將軟汝佗投

衛侯之手及挽投也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

人討衛之叛曰由汝佗成何投衛侯於是執汝佗以求成於衛

衛人不許晉人殺汝佗成何奔燕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舜偽有疾乃使

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戈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樂子

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樂初

之子濁也右師樂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忽其不逆父喪

大心子明族父也思右師曰喪不在此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

鍾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

適晉將作乱不然無族乃逐桐門右師樂大心奔曹

十年秋宋公子地出奔陳初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十

一分其室而以其之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

欲之向魍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魍地怒使其徒扶

魍而奪之魍惧將走公閉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

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礼礼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

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

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奔陳仲佗

幾子彊楮師段子皆宋卿众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戌來奔夏衛北宮

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亦黨公叔戌

秋衛世子蒯瞶出奔宋盡之室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什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生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文也

則照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南氏生

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與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男矣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

位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

不反畏康子也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郭郭圍

獲其徒自北門入已死師而出荀寅使左外救已之徒擊趙師圍之北門因出內宮得出癸未

奔邯鄲

四月晉趙鞅帥師圍邯鄲降荀奔鮮虞十二月齊弦施會

鮮虞與于拍人

五年奔晉扈拍人寅士吉射奔齊

秋齊景公疾使國惠子惠下國夏高昭子昭子高張寘辟公於萊萊齊

東鄙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駒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

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

事乎不謀與師乎何黨之手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盡葬後而為此歌哀辟公子失所

事門能上秋五解  
事門能上秋五解  
事門能上秋五解



